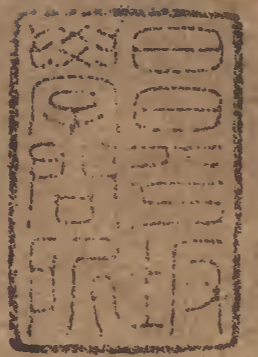


三魚堂書本全

五十三四



			四	漢
			九	書
			五	門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四	漢
		九	書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50
冊數	18	(18)
函號	277	150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

三魚堂讀本

淺草文庫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

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性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

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是心

心上

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

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

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朱子曰天

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

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

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

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

物窮究其理至於一己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

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

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性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

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箇甚惟就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

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

○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

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

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

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

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

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

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

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

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

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主家之職

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

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

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

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為其先後之倫也

以大學

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問盡心今既定

作知至說則知天一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
前與知性俱為一哀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
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
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
說否曰然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
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
髮無疑是曰盡心附淺說心體之所以為大者正以其具
有是性而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
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
而吾之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
以為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為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
其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
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
是積累用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
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
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

天工夫○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殆
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
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違天者纔說著
理便究到所以然處○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
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盡性孟子言
盡心是也又曰盡心者知之至也盡性者行之極也都是
工夫到頭處○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存疑盡心
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吾心之理皆出於天方
其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
免強探力索之勞夢想億度之間耳未可以言知天也惟
窮之又窮工夫積累至一旦豁然貫通焉則心胸了悟天
人洞然一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可得之於不言之表
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

平聲

而不舍

上聲

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

小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開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附淺說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

盡心上

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天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吾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蒙引。此處存心養性對說。便當有著落。中庸單舉存養以對動時說。故自不同。○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但以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為靜時工夫。而存養二字。未為誤用也。蓋朱子當時徧看諸經。無他字可用於靜時工夫者。故借用此。若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省察。已該其中。○存疑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朱子曰。夭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夭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夭壽不貳。即是知命。脩

身俟之。卽是俟命。命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附淺說然。生死壽夭。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畧不足以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脩身爲己任。直至死而後已焉。如此則天賦與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蒙引此命字。以理言。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蓋窮理而至於天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脩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畀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非謂窮理只是窮天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天壽。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今旣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脩。此孟子立言之意也。其意中所含。全在造其理履其

事而各至其極也。然則以立命爲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泥於天壽之意。而失其精意所在耳。新安看理不破。卻又謂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理氣言。亦可謂無主張而爲騎墻之術矣。○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死壽字言。○存疑此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天之命於我者。至爲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不能立得命。以天壽動心。而怠於自脩。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爲善之心。至死不倦。此理之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死生壽夭。最是大事。人鮮不以是動心者。以是動心。則爲善之念怠矣。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不以死生動心。爲善之志。至死不倦。若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是也。蓋古之聖賢。仁以爲己。直是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以光陰無幾。怠其爲善之心耶。○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爲一。串事意。故有歸者。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猶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舊依小註作氣說。今覺不是。○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此說得之。蒙引甚覺伶俐痛快。從前只管鶻突。此虛齋所以有功於後學也。或曰。如此則下章總註曰。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如何可通。曰。上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重在立命上。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是申明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意。蓋人之或壽或夭。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乃所以順受正命耳。以是為發末句未盡之意。有何不通。○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

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

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人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面上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五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

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墮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莊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

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蒙引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即子貢所謂天道者也。○太虛即太極之謂虛者不雜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是實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統乎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焉者也即是太虛。○太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二五之精也。○太虛一說以其無聲無臭而謂之太虛一說其未有物而謂之太虛看來後說不是夫未有物之前固是此太虛既有物之後亦

是此太虛。且以解天字所由名。安得指未有物者而名之。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
心盡心者也。○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說心處
都是指活者。此心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故
曰人之神明。若夫胸中方寸地。特其神明之會耳。非神明
也。神明方能具眾理。應萬事。非謂塊然方寸地能具眾理
應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郭廓。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
于性郭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郭廓也。故張子曰。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看來神明本是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
神明悉在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足有足的神明。耳目
有耳目的神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只是那精
明處。是神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所以
行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目視耳聽。而所以視所
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愚私見如此。朱子於
張子註下云。聰明聽視。作為運用。都是知覺。譬如戶部十
三司萃作一處。而有以主管天下十三布政司之錢糧出

納也。故曰心。老人之神明。人以其身言也。而論語註亦曰。蓋通神明。此神明豈不通一身而言。愚謂盡心

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

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七到其理而不履

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

妄想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

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

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

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

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死生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徇乎氣質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死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踰。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功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死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

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存疑傳習錄謂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大差。此地位豈困知勉行者可及。易傳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也。可謂困知勉行乎。陽明說道理多不顧前後。此處可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



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存疑凡人生死壽夭都是命然這裏要分別箇正不正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蒙引吉凶禍福何別曰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大註人物之生物字人多作帶人字說看來自天命言之不但人有命物亦有命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朱子亦兼物言但下文云云則都就人言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

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卻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蒙引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于戈死於患

難如此于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

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斲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附蒙引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中人上下道未盡而亦未至於悖者亦得為正命否曰所謂盡其道者舉其的耳豈必皆至如聖人之盡道然後為正命哉但考終命而不以桎梏死皆其類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

言犯罪而死

新安陳氏

口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在縲繼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

所取非天所為也

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

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卻正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殀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以覬覦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天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道而無憾者為正此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豈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

盡心上

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夭。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附蒙引。此章大意。若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者耳。夫惟當順受其正命。是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然果何如而為正命。又何如而為非正命。蓋盡其道而死。則其死為正命。其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塲屋若出全題。於順受其正處。且未宜說出修身以俟之。蓋犯了下邊盡其道而死者一句。孟子本文。是於此句解出順受其正意。○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

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矣。○淺說。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若桎梏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
舍上
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附蒙引上三句虛說下句方指出言惟其

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也○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物矣而必曰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意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

命字以氣言。隘蒙引此言在外者不可妄求。縱求亦不能必得。方見是求無益於得。問

以道求之如何。既是求尚安得為道。曰總是言不可求。求則為安矣。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不可求從吾所好

去聲朱子

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

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存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

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

去聲之內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

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在人失之耳。此其本然也。故註曰此言理之本然本

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蒙引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

去聲

惡臭好

去聲

好色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

利順也

其為樂

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

不忤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忤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之私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蒙引註雖用大學惡惡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大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輕○存疑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臣

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如惡惡臭真實是惡如好好色真實是好一般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實然蒙引謂惡惡如惡惡臭則惡實無諸已好善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已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此說不是依其說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反身而誠之所以然處註意不如此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

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

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蒙引推已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事物細微上說即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云云即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云云也○強恕未便得為仁於求仁為近也○心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淺說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為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其於仁也不亦近○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

而樂音落有餘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

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謙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

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夫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語類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蒙引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

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謂行之

積習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氏曰所當然

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
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
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能氏曰此與上章通
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
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
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
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
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附蒙引行者據成迹而行耳
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
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
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
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正固當拜而君
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不已則習也
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
能識其所以
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妄
一出於天

命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
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
而然而有莫然其然者也○著字察字不是著力字故大
註所以終身由之所以字不可深泥○下一句只是總上
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夫道有當然必有其所
以然所以然即是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所以然究竟
亦未知其所當然也故槩以為不知道○只是學而不思
則罔習其事而不求之心也○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
不知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用知一箇字便了蓋
父之慈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當然者皆其所
當知也既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皮膚而已
耳雖已知其所當然而猶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
亦糟粕而已耳○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愚以
為不然蓋曰行曰習者其事也曰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
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也不知其道即謂理也
○顧麟士曰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為做歎

之辭。○按紹聞編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者與察是知之淺深。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

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

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

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附蒙引

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恥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

恥字從心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夫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

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

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

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

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曰窒塞而不復發

見矣○雲峯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
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
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
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附蒙引不曰無恥而曰無
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
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

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

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

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

之不可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

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附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利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

去聲降也

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

反

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同

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張子曰不

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在道而求利也。○附蒙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樂

己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在賢王則曰好善在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顧麟士曰：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存疑：固有致敬而不盡禮者。故曰致敬盡禮。即迎之致敬以有禮意。蒙引謂有內外之別。恐未是。○蒙引觀此章要識孟子主意。蓋主意在大註云云。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

五高許驕二反

自得無欲之貌

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說義理

言心三盡心上

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蒙引孟子謂朱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汝之遊而言聽諫行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為戚此兩句源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

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附存疑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苟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乎富貴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焉亦囂囂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囂囂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蒙引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囂囂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甸於反

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

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困**蒙引故士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

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

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存疑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

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

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

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

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兼

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困**存疑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下二句

即上二句意○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狗

孟子卷之三
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蒙引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囂囂也。尊德樂義。意已含在內。不可以內重為尊德樂義。以外輕為囂囂。○存疑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無往而不善者。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下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

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蒙引。豪傑之士。朱子既

解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又曰。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

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蒙引言。加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萬萬矣。過人處在內。在前。不是

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有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欲然。其所歉者。固有在也。求之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是此道理。○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筆瓢陋巷。亦能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也。○存疑。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簡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去惡之類是也。蓋不

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

然者反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

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去之而已故雖死

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

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

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

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

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附蒙引

按朱子謂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云

云此正所謂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

矣一說如興兵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刀之下不

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敵何怨

之有此二句即孔子易傳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或曰二說俱不

可廢其義始備如抑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除害也固

是以生道殺人朱子所謂彼有惡罪當死而殺之者去惡

也亦是以生道殺人一說以佚道使民勞者此人佚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

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

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以爲上如天之自

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

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

曰霸者亟民之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踏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存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是也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

因民之所惡而去去聲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

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

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

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存疑殺

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
過者化一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贊其德業之
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
知為之皞皞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
白○淺說殺之則民忘其殺而不以為怨云云
此所謂皞皞如也即此觀之可見君子云云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

聲其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

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

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

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

所當盡心也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
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
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
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
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
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

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沾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爲之主焉。○孟子辯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附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

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存疑所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過。卽人無不化也。如殺之則民畏。威遠罪矣。利之則民蒙其利矣。教之則民日遷善矣。過是殺利教經過。遠罪蒙利遷善。卽化也。○君子過化存神。便如天地之氣。一嘘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說。霸者。○過化存神。通是業德。是就其平日所存言。○淺說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民之皞皞上贊王道之大耳。不是推說過化存神。分開講。然其實過化存神非二事也。存者念及民也。念及民則有政教及民矣。所謂過也。神字就民應之速上見。所謂化也。而其所以神者。以其誠也。○存疑政教所及。民卽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教心中存主要。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蒙引如舜之耕歷山云云。非舜只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也。舉成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者也。綏斯來動斯和。亦只是過化。但其斯之所以然處。則存神也。過化心本於存神。存神未

有不過化者。○盡心知性一章。可以見孟子之本領。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一章。可以見孟子之設施。○夫君子所過者化。豈曰小補之哉。只是君子周而不比。道理之所充也。先儒謂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有功之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無迹之可尋也。此說亦善論王道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

去聲謂有

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

人尤深也

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告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

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入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存疑民愛異於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悅之得民心是其教既成民入其教而與親上死長之心也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人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

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

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

知良能也

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
○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蒙引及其長也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蒙引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

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

去聲

德齊禮所以格

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達說次節
先上言治道入民得民有淺深下申言得民之實也須以首節次節平看末節言善政善教感人之淺深而仁言仁聲所以入人之淺深可例見矣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

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

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

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

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

峰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

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汗吏

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

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

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

之財者哉

蒙引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

能矣

有良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

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

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

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

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

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

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

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附蒙引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顧麟士曰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稍長說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存疑此章大意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聲然之

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一有感觸

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

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

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

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者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

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附

蒙引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

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也。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如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之行事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顧麟士曰。及其一轉甚捷。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故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但此不兼登庸以後說。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見行聞言。江河莫禦。則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同在深山。故此較如此。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

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

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

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附蒙引。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便是心師之法。所謂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此類也。○集註所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以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為無欲字內。四德俱有。本文只曰如此而已矣。未必專為義發。李氏以其切於所謂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者。故特用其字。而亦未純用其意也。○大註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上兩句即擴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知去聲 疢丑刀反

德慧者德之慧

慧聰警也

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

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德慧術智也附蒙引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此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慧者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之未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德慧者德之慧慧字廣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智者術之智術字亦廣○人之有德慧術智恆在疢疾中來存訓在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

獨惟也不連孤字

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

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

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潮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畝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有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不能為吾患矣**附**存疑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

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

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附**蒙引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在臣也○存疑事是君則為容悅言事是君則專為取容悅也要看箇為字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卽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附存疑以安社稷爲悅是承上事是君則爲容悅句說蓋大臣之所務者猶小人之所務故遂承上言事君人專務爲容悅安社稷則以安社稷爲容悅言其以安社稷一事來做小人容悅一事也。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一事相似此節人或謂以安社稷去爲悅或謂心中以此爲悅俱不是如其說註何故又拽上文來解云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以安社稷爲悅彷彿似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句但曰飢渴之害是指貧賤不復是前飢渴意曰悅只是前悅字意蓋以安社稷爲悅是把安社稷當容悅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改飢渴作貧賤此其不同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

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斯民

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峰胡氏曰伊尹爲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

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爲天之生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附存疑安社稷所以未得爲天民者志在事功或不顧道義而爲之如孔明之取劉璋是也。○孔子委吏乘田亦爲天民必

可行天下而後出此所以僅為天民未得為已正物正之大人也

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

形旬反

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存疑正已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

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

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

不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

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閒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挾矣

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附存疑此章論人品與答浩生不害異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顧麟士曰：天民，民字亦不必如南軒因天之生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必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此時尚未行，如伊耕莘、呂釣渭不

謂之民而何，但其全盡天理則曰天民耳。此意大全諸說甚明，而人都不理會。今人於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但皆說了既行後一截。則天民字無當耳。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附蒙引：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二樂為重於三樂，蓋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蘊，則所性又為在內矣。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附蒙引

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淺說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

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存疑今人心中纔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教而

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

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有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

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附蒙引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存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當時。亦未能酌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天下。後世亦不可謂不被其澤。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教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一係於人三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

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附存疑**孟子此論於勢利窠窟中挑剔出真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識見不敢作此語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

去聲

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附蒙

引孟子曰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

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豫哉。○君子欲之。非謂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

則初無增損也。○雲峰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况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所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木。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閒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己之性。而自慊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者也。附蒙

引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卻居其中央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為四方之極。便見中天下而立也。○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而言。定四海之民。對眾民而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眾民而已。○胡氏謂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眾云云。一時之澤也。此說大謬。率是言也。聖人之生。皆不肯行道於一時。而專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援之乎。○存疑。所性與所欲。所樂。虛實不同。則兩箇不存。亦當異看。所樂不存。言未足為樂也。所性不存。言性分不因是而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

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飲水曲肱。樂在其中也。○分定要看得明白。曰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如曰口分。則以所分之田言也。曰命分。則以所分之氣言也。曰性分。則以所分之理言也。分有多寡之數。皆定於初分之始。周人百畝而徹。是每分田百畝。唐人八為口分。是每分田八十畝。則均田之初。已定矣。貴為公卿。是其分當得。公卿賤為皂隸。是其分止於皂隸。則有生之初。賦稟已定矣。性雖不可以多寡言。然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全受之於己。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

惟其分定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蒙引聖賢說話意各有主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而孟子則曰所性不存焉意各有所主自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國且三宿而後出晝矣伊尹若無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囂囂於畎畝之中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粹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也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句反下同

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

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

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

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

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責也當玩味根字生

可過矣蒙引此以君子言也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蔽則云云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

未也根有植立根固之意其性實為己有也○蘊猶實也○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蓋人之動作威儀全在手足

上故言四體易文言亦曰暢於四肢○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本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通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存疑盎然豐厚盈溢之貌豐厚寬大而

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裕也。○四體如何待言而喻。如手容未能恭，必待簡束起來然後恭。足容未能重，必待簡束起來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喻也。今手容不待簡束而自恭，足容不待簡束而自重，便似不待言而自喻。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曰不言。程子曰：「倅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而喻，譬喻之詞也。」

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便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倅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

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要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倅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通古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正，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况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之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智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

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附蒙引君子所性章亦為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

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

形旬反下同

前篇

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為

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附存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是

承文王事而泛論簡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

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附存疑五畝之宅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上至所謂西伯善養老條方就上文發出養老意○蒙引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

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卻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雞彘反

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足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

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附存疑言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五十非帛云云無凍餒之老者

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

導其妻子使養老就在匹

婦蠶之雞彘無失其時內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附蒙引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

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附達說食以時朝饗夕飧之類用以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

之也。淺說同。○蒙引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以至果食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

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王

養天下之民。非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始大

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顧麟士曰。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存疑。新安蒙引。俱以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蓋緣上昏夜。即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足。說來。依愚見。只是有恆產。有恆心意。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

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慶源輔氏曰觀

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

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眾皆莫

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眾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

言仁者難為眾看有幾多人眾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

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附存疑登東山小

魯登太山小天下就聖道上循便是處賢人君子小○登東山

才一德之士小處聖人之地下視賢人君子小○登東山

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

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顧麟士曰集註所處屬聖人所

見屬學者○孔子二字一頓○通義白雲許氏曰聖門難

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

海相連一般說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

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

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二者皆

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附蒙引瀾處

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必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

本○淺說觀水有術術字不可與明字對○存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聖道之大也天下至誠則其本也○源與明即是本也註云則知其源之本本就在源上說蒙引謂知其源之有本非源自源而本日本是也則知其明之有本亦然日月有明是就把明當本若就明上再討本當云稟太陰之精遠了且與水之本不類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句反

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下不是半上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源

落今日做得得明日又休了

輔氏曰好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喻知其間次第皆是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存疑流水之為物也盈科而後進是起下君子之志於道句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以前章放手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成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耳與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成箇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道理亦是如此蒙引以中庸形著明來說似未是何也以形著明為成章是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事下學逐節工夫都忽畧了故未是蒙引說以漸極費力蓋由認形著明做成章難得以漸意思出故費力耳依愚說只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與盈科後進一般不待說以漸就在其

中矣。○朱子註孝真箇是孝之說有礙。此是說論語斐然成章。誤脩在此。必如其說則孝未成章者不成都。不做弟故曰有礙。○顧麟士曰。紹聞編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蒙引朱子下箇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

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龜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

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蹠與蹠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

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

以謂○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

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

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

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

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

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

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

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

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手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

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

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

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

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

物時敬以直外以立其本及接

孟子卷之三
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附存疑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開圖之無使至差謬之遠也○或問開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開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開則曰開○語類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蒙引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便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淺說末一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

推其所以之說又一說上二節言舜蹠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

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是已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

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蓄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

似義耳。然不似也。附蒙引。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元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反。觸也。放

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

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也。去聲。直為。下同。也。所以稱物

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

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

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

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心通且試言

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

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

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

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

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卻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執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

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卻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爲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附蒙引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繫以爲

猶執一而深闢之。○存疑子莫執中。比楊墨尤無理天下之道。爲己與爲人而已。二者不並立。當其爲己則不得爲人。當其爲人則不得爲己。故顏子居陋巷不復櫻情於世務。禹八年於外不復眷戀乎私家。蓋出處不並行。道理無兩立。當其時各爲其事。是所謂中也。子莫執中是爲顏子之居陋巷而又櫻情於世務。爲禹八年之外而又欲眷戀乎私家。彼此俱執出處並行。豈成道理。不如楊墨之各執一偏。猶各成箇道理也。然則孟子曰猶執一猶爲架之也。○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蒙引執中而無權由前面無致知工夫耳。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

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

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

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爲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

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

其多。○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 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

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

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

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立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附蒙引為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若是真義則何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真仁則何害於義蓋仁義本並行不悖

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朱子曰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愚竊謂若說為我害義兼愛害仁亦可○為其賊道也此道字即中而合權者也為我害仁之仁中而權者也兼愛害義之義亦中而權者也大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要體認精切蓋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

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附蒙引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

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忽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

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三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附蒙引言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飢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只看大註亦自分曉○淺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此飢渴就當貧賤字看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可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

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問流下惠

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

和邪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

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

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

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

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注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

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

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

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譬軌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

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

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等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淺說有為者譬如掘井何則掘井必欲得泉有為必要成功也若掘井雖九仞矣苟未及泉而止猶是自棄其井也有為者若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過速則是自棄前功與棄井者何異哉故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也○蒙引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大註自明還是孟子警人之辭○有為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

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

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

之而已非己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
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
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
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
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夫著了反之而
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
上做得到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
更精密湯有慚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
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
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
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人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斷
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存疑三之字指道性是渾成底物身便是作為故取以立
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卻做活字用猶屢無夫里之布之屨
及是貨之也之貨字相似言堯舜性乎此道也蓋道出平
性也賦性合下便有此道也故註曰天性渾全不假脩為

湯武身乎此道也蓋道出於身也以身行之而後得也故
註曰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假之言非性非身但假借
這道來自文也○蒙引原五霸性分元自有真仁
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等箇假者以自文可歎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則全以之自欺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

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

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己有也○注氏曰舊說之意謂其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

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附蒙引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歎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性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

言不欲習見其如此

餘見

形句反

前篇

附達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

德○存疑予不狎于不順蔡傳解書與此異蔡傳似精蓋恐其狎不順義理之人營宮而遷之於桐欲使不狎於不順則其遷有名而不為放所以為精也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

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哉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臣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為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亦

意而非正法也通考趙氏真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

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

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
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脩乎
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
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
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
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
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通責朱
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
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
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
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
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
明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
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而食何也為孟子發言其不仕而食
則安富尊榮不是用之為臣也言

其言則亦有效矣○存疑蒙引曰其君用之與子弟從之
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是小註作用不用
未是○安者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五為人所崇
仰無敢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下勞晉侯於踐土失其
尊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
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古皆有所
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

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為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為大人之事耳蓋堯舜君民參贊天地君子分內事故顏子籛瓢陋巷亦有為邦之問而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

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

溺於利欲則卑污通旨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
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

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

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

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通旨朱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附淺說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鯨寡孤獨吾欲視之於一體也路之所由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士者豈肯為之哉○存疑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行言孟子他日謂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與仁人心義人路都是此意○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居仁由義若依後日言則士

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居仁由義決然後來出仕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人之事甚大乃謂雖小不為何也曰居民上操生殺之柄誤殺一人亦小事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康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

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

賢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而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

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直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存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即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于駟弗視亦非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徒

為小節也伊尹祿以天下不顧自親戚君臣上下而達之仲子不受齊國而遺親戚君臣上下所以不為聖賢所取也○蒙引是舍簞食豆羹之義截下去看大註一然字○淺說信字當許字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大倫一虧雖實讓非義之國亦無足觀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講中不可用徇名矯飾意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

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存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

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著人情上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

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鶻突○顧麟士曰此一節方了臯陶義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

然樂而忘天下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躋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

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

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

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但知

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存疑在天為理在人為倫一面已

矣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

上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剛噴父

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任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

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

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

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

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

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

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

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

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

而已為瞽瞍殺人而在其法則夫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

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

敝屣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

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

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

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

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

氣體有異也。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

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

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內。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旬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

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

之氣習又不侔矣。○蒙引。宮室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闈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曰多與人同。亦見終

孟子卷之三 盡心上

有不盡
同處

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埴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

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子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斯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附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此下當貼一句云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

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象也○蒙引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顧麟士曰接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

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蒙引食而弗愛四句泛說○獸畜頗厚於豕交蓋

豕交全不愛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葵周穆王之於八駿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而於此解為犬馬之屬雖微文末義亦致其精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帛而後發見形旬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

因幣帛而後有也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通郊鄉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

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

孟子發此論以警之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蒙引**君子

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

○淺說凡待人者徒食而弗愛是豕交之也徒愛而弗敬是獸畜之也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

將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於內此恭敬之實也無文不顯故托於幣帛以表其敬耳吾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

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恭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矣名曰君子又豈虛禮可得而拘耶○顧麟士曰此章明人

君待賢之禮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

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

盡心上

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

其形而無歉若忝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其形

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程子曰此

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

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其名眾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

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

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

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

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

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

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

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

謂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

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

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聽目便

必當無有不明目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

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

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

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

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

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

盡心上

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
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
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
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
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
自踐字推廣之眾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
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
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通考朱子
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
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
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眾人特於氣
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
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
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
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

又從脩其實以副之也○存疑形色天性也與仁人心也
語勢雖同而意不同仁人心也言仁即人心也形色天性
也言形色有箇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含箇盡性
在內形色便有箇天性在內聖人能盡性所以能踐形○
曰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知人一箇形甚大未至於聖人
亦云負此形矣○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聰明恭
重天性也耳聽之聰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踐形
也○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
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
性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究得
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暮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蒙引齊宣王欲短喪欲短

三年之喪而為期也是自短其服制而又推以及國八所謂恕己及人不忠之恕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

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附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紵兄之臂說短

喪之意在言外集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孔子曰子生三年以下是就正意解○蒙引自紵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

必弟者必孝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

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

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亦去聲其母所

練冠麻衣七緇反赤黃色緣俞緇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

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緣緣為

盡心上

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線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附蒙引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顧麟士曰按王子之喪或不得行其喪親之數或請之既葬之後集注本有二說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

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

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附存疑公孫丑以王子之事為問意

其傳之所請若是則已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之言未必非是欲即其傳之事以自解也不知王子之不終喪墜於嫡母欲為而不得者也齊王之欲短喪三年之喪初無所禁得為而不欲者也欲為而不得則為之請行數月之喪者為是得為而不欲則謂為期之喪猶愈於已者為非其事絕不同安可以彼解此哉看來公孫丑此問尤無見識其視桃應之問相去遠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

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

受業者也。附蒙引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

丞職反

人力已至而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

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會是已

程子曰待物生以時

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附存疑時雨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

便化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

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會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會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會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會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附蒙引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材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蓋人材所稟合下自有仁智兩類○存疑有德未必無材於德為優日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為優日材自其所優言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

之初者未喪雖未大喪亦不能保其全也成德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類而一於純美也○材是有技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

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附淺說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存疑答問亦是門人但於材德未必有只

隨其所問而答之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

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

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兩化德成之間矣。○蒙引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私淑諸人也。○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几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

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

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悲檢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蒙引：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大匠不為拙工

羿不為拙射二句，以起下文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此兩節同是一箇道理，上是比较下是正言也。○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都在下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

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

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

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

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

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

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

○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

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

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

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

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

知其大之爲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

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

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毅率而勿舍焉及其

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漸獲助長爲害甚矣

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狗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

人不可幾及也○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

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

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毅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

者不可貶之使卑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謂

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

之妙附蒙引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

卓爾○授以學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

此教也若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

盡心上

三

三

三

三

三

孟子卷之三
○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君子引而不發大註曰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小註曰雖啟其端而不竟其說二說似不同蓋既授以學之之法則非只是啟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之教豈但有啟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誨人不倦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尤見其不然也然則當細認大註之意而不可以小註混之矣或曰啟其端猶舉一隅云耳未可非也曰律以大註則所謂三隅者非得之之妙也况舉一隅之云與上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同是說有受教之地固居所受之前而所謂復者則又可見其終無不覺之說也○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

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難從○存疑君子教人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致知格物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脩身是也若夫真實知得這道是如何真實行得這道是如何此是得之之妙則不告之非不告也不可告也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故不可告也然雖不告而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躍如而見於前矣何也但不用功則已如一用功則這箇道理便是吾所必得底亦固不遠也真所謂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此道若極乎高遠而人爲難求則是太過太過非中也若流於卑近而人爲易求則是不及不及亦非中也既不極於高遠而難求亦不流於卑近而易求無過不及所以謂之中也學者若過用其心而求之於高遠如所謂索隱行怪者焉則道不在於高遠非過用其心者之所謂可從也若不用其心而求之於卑近如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焉則道不在卑近非不用其心者之所謂可從也是皆不謂

之能也。惟不求之。高遠。不求之。卑近。就中道而求之。始謂之能。而道於是乎得矣。故曰能者從之。○按躍如只是說道理當時可得。象似踴躍而出一般。蓋有其事。必有其功。下學便可上達。纔下致知工夫。這理就當為吾知。纔下力行工夫。這理就當為吾行。更不待幾時刻決定。是如此。更無走作。故曰躍如。朱子小註謂道理活潑潑地。又謂妙處不容說。看來都不是。乃未定之見。○顧麟士曰。兩節總是要破丑。登天一問。不要把不發躍如說得太玄妙了。○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與上章皆聖賢施教之道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

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

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身出則道在。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

去也。趙氏曰。道不可離也。

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卽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存疑。身出而道隨之。故曰以道殉身。道屈而身隨之。故曰以身殉道。天下有道。則道泰。謂以身殉道。似亦可不然者。曰以身殉道。則不見行道意。必曰以道殉身。然後見身出而道在必行。卑聖賢立言。各有攸當。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

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

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埋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蒙引若在所禮者意亦在於貴與賢與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

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

答。○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

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人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勝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附蒙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有賢可挾處。○存疑問挾貴挾賢挾長挾故皆不答。

是矣。若有勳勞於我，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亦不答何也。曰：平日雖有勳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

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存疑。周平王忘父之讐，宋高宗忘父見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王一日殺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

也。○蒙引：厚薄看來亦不可依朱子小註專作父子兄弟對外人說，各各有厚薄。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去聲。覺軒蔡氏曰：進銳

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

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

及也。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脩為言自是三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厚者同是說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一說或為其所當為而為之太驟或厚其所當厚而厚之太過似亦可通○存疑進銳不但進脩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

通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神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

取常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程子曰仁推己及

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

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母惑於異端母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曰其分

去聲下同

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

楚宜反

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

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大小之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

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

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宋氏祖義曰不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

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旨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附蒙引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存疑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愛若單言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愛是愛惜不暴殄也註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也前篇告梁惠王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樽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仁是視人猶己以己及人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使人皆如已也若以是施之物豈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使用之乘載如何使他皆如我得故曰愛之而弗仁親是恩意親切比仁尤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在民若以是施之非惟億兆之衆力有所不及其視至親無異路人亦兼愛而無別矣豈可哉故曰仁之而弗親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

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問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

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旨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附存堯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爲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爲智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

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脩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為仁也溥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

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

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齧斷之乾。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

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附淺說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此章言君

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峰胡氏

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豐

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

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

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

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臯

莫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

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行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

相為用也

孟子大全卷之十三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三魚堂讀本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

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附蒙引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

肉也復

扶又反

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

雲峰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

仁者無不愛而言

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

與疎遠

親

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

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存疑。惠王本意不是。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兵敗被殺。則似驅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與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

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

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

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

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峰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

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蒙引春秋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

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蒙引征者

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征與伐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蒙引此

書字不必指書經凡
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此
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

與櫓同
音魯

楯也

楯豎尹反兵器
所以蔽身者

武成言武

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
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
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不仁之心耳問

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
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
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
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
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悞不至殺人註本草悞
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
而未知經註本草悞其禍疾而小註六經悞其禍遲而大
前世儒臣引經悞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
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

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通考朱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害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隣。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興師之義。附蒙引據此言則其所不信者不止血流漂杵之一言矣。然今通考武成則其言一一皆平實而可信何也。○存疑觀書言血流漂杵與孟子之言異。須知孟子立言之意。蒙引說得好。謂孟子斯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之命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音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附淺說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旬反前篇附淺說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安用彼

善為陳善為戰者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就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序作

百蒙引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淺說又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只用三百兩虎賁只有三千人本易敵也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口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矣夫誰與王敵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

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以湯武明其無敵雖皆書辭不算引書可勿

辨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止若崩句敘辭○蒙引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無畏寧爾也一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

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

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逸，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以湯武之事以證之。附淺說：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正也，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

南軒張氏曰：堅賢之教人。

白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刀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
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桓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晉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鬼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衿之忍反果說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備也茹亦食也衿畫俗作衣也趙氏曰畫黼黻

絲繡之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

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

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

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

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有天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是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附蒙引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

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

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

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全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蒙引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註閒去聲故云此往彼來閒一人耳惟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註云顏子於

聖人未達一閒者也則作平聲讀有新安陳氏之說頗詳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猶言假手於人耳其實是自己殺之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徵稅出入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范氏

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為

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

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

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

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

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

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

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服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存疑此與論語雖州里行乎哉。意一般。蒙引說最好。非專爲妻子也。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

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

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凶豐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蒙引：周於德，謂識不到守，到氣又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取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據集註云：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甯武子當成公之時，蘧伯玉當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壁在泥塗，終不受點污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存疑所以不能亂者，有定見，有定力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矣。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闢佛氏於憲宗之時，真可謂不亂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也。

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

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

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僞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强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蒙引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

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蒙引仁賢還作兩人看。如俊傑賢能之類。若禮義政事則在所不分。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蒙引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蒙引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

也。○存疑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

賢則禮義政事處

止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

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臣民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

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

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

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

差入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

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

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

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

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三

後觀之則自秦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

以水反又以維季反

以祀之

周禮地官大司

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上曰封壇謂壇及壝埤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附蒙引壇壝猶言壇場壝埤也壝除地也亦場也築起者為壇壝其場也

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

去聲

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問

貴若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附存疑得乎天

子亦可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蒙引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蓋上得乎丘民之心，是天下之民歸心矣。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

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記郊

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田祖也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音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所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峰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附蒙引禮記郊特牲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

八山堂考索曰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蟲
蟻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
足其數也王肅出貓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迎貓迎虎實
為二物不知貓虎均為食田鼠田豕尤不可分為二祭也
昆蟲既不足以充其數貓虎又不當以析為二則所謂祭
百種以報嗇者非八神之一乎愚按禮記郊特牲本文似
未嘗以昆蟲為一神郵表嘏既合貓虎何為分今定八蜡
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嘏五貓虎六坊七水庸
八○伊耆氏堯也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二句相連蓋年若
不順成則入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
則不行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不
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

輕於民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
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
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
淮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

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
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
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
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
草芥而不知卹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
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
之意可
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

形旬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一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桂薑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

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附顧麟士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人也况於親炙句大段無此一宕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存疑自聞伯夷之風以下至末皆實說聖人百世之師處○蒙引二子非有意於為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觀德者心醉聞風

者誠服德與
風誠有辨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是也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

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謂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

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卽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卽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附存疑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卽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個路亦因人行方有個道不是懸空有個道路是因人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著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只是個性爾單言人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合而言之是誰言凡古今聖賢之語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孔子言也中庸

曰率性之謂道。是子思言也。○蒙引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眾善者也。○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于仁與人之外。○仁字最說得廣。父慈子孝。兄弟朋友。恭之類皆是。以至視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達說知仁者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為道矣。或

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

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

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

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蒙引按外國本之說。理味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耶。蓋既曰仁也者人也。則何所不該。不當復繼之以云云矣。若曰仁也者愛也。則兼繼以義也者宜也云云。故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如中庸對義言。雖亦曰仁者人也。然却曰親親為大。則亦主乎偏言矣。愚竊以為朱子不當取外國本。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書之遲滯何也。孟子於宣子。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

已者夫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麟士曰下句釋上句言外若曰見厄非道之故也○蒙引

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說未可信其絕糧亦止是無

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是時陳蔡臣服於

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是去衛如陳之時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俚音里方言亦訓賴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

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

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眾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

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

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言只是無傷意○淺說孟

子曰眾口所訕無害也汝之被訕猶未

多也若為士者則益多為眾口所訕矣

盡心下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栢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如見毀於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獨言叔孫是也遂也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

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

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囚於姜里是也○尹氏

曰言人顧自處上聲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

尚不免逢人之慍怒况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蒙引孟子註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而詩傳以為婦人不得於夫之詩此羣小指衆妾也仁人泛指莊姜亦女中之仁者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

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應源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

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

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於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附蒙引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存疑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閒去聲斷徒玩反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

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有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閒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閒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儆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附蒙引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箇山蹊。但介然用之而成路。雖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現在人理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物欲又隨而枯亡之矣。或曰只是對說不用貫意。蓋只是一箇山蹊也。用之則為大路。舍之則塞。愚謂惟

聖罔念作狂故他日有西子蒙不潔之喻孟子語意大不然也○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今觀此章亦未見得是為此發大槩警其工夫閒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而曰高叟安見其為學於孟子耶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

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鐘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同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

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准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

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此借

以為鐘歷年久之譬

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

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

初賣反較也

明白故今存之

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

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

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

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

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

去聲

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

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

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

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

者其無惑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
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
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
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
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如
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
勸王發倉廩，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知也。通考朱氏
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
與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
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燔肉不至而孔
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此皆
見聖賢見幾之智。附趙注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

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

然有分。

去聲。不能皆

如其願，則是命也。

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

不可謂我性之

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

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令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
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
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
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
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
語意脉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

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命歟此命字恐作兩

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
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

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

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

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
焉此命字專指氣

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
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
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
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
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
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
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
義亦通○雲峰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
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
○蒙引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辭雖兼
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仁之於父子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
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
智之於賢否也有哲與不哲若夫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
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則所謂
聖也而其聖也又未必其皆能與天道為一亦有純與不
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
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

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於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
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
伯夷伊尹則只為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
是於天道為未至也○按論語性與天道章集註曰性者
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小
註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
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今人多用
論語之說以解孟子之意愚謂此處仁義禮智與天道皆
為賦於命者如何亦以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元亨利貞
者釋之耶要知只是仁義禮智之渾然全體者耳蓋其全
體之渾然即其本體之自然者也故亦曰天道○存疑命
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於瞽瞍是也
但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言耳○蒙引晏嬰智矣而不知
仲尼總是言晏嬰之未盡處朱子小註是以稟賦言則稟
得智之淺固是未盡以命分言則偶蔽於此亦是智未盡

正就嬰身上說命蓋智之盡與不盡在嬰嬰不在孔子也在孔子亦說得所值之命然非此文本旨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

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

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

在性後重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

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

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

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

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

意所欲却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

不盡心却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

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

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

分無可得只得且啐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在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

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

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不格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

騷矣。○蒙引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性命二字皆兼理氣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人以前五者為性。後五者為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一邊藉口。○仲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後說長。看上文各字。○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去聲下同

其爲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

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爲圓爲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人

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去聲

惡臭如好

去聲

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

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誠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

假託之意也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朱子

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附蒙引可欲之謂善悅其所以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已。苟或以名家之子而從曹操爲之

成就篡圖可謂喪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帝魏
寇蜀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
爲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
主學言故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
德正所謂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存疑以
實之謂信其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已而非虛偽這便
是以實便是信○蒙引好善未能如好好色則善不能實
有諸已惡惡未能如惡惡臭則惡未能實無諸已有善則
無惡矣好善則惡惡矣故本文只
是善有諸已集註則兼如惡惡臭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旣信之則其行必
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

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
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
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
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
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以成實然後
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蒙引自可欲之善有諸已
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充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
但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積
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實必廣博然後深厚
○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
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
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孚盈
缶是也美卽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
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蒙引子謂韶盡美
矣又盡善則善重於美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

於善聖賢用
字不同如此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引記樂
記語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

引易坤
卦文言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能充
於內而已未必

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曰。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於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一出禮。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

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

扶又反

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

七容反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

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
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

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
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從容
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通考雙峰饒氏
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
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
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
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
以爲聖之至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
與冰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
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
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
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於火冰之融化
於日也○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

之成如自初一一初二積至二十八九漸漸進去是變到三
十日則變盡而成一月前所變底形迹都泯然不見了這
便是化故曰變之成此
可以體認化字之義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以上

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

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
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
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
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
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
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

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有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蒙引。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亦有未妙處。此句乃是揀出至妙處來說矣。只是贊其妙不可知是聖。○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聖神蒙引又欲作兩人說。看來只作

一人說為是。○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立也。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也。○存疑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強未能自然也。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神不外聖。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聞。○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下同。仁矣。樂正子資質。下同。仁矣。樂正子資質。下同。仁矣。

純粹畧似顏子故
橫渠引此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

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

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附蒙引浩生不害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中矣蓋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未足也○張子曰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故止於善信耳○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志仁無惡仁也學而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意蓋小註所謂結果之意○或曰子嘗疑孟子書出於公孫丑之徒所記故於孟子弟子或多稱子今觀其答浩生不害曰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其自言亦不名而子之何歎曰此蓋因不害稱樂正子亦隨其所稱而應之也如今人於酬酢稱謂往往有此尊者亦不以為嫌也如對孫言及其子則曰汝父汝伯父汝叔父對外孫言及其子則曰汝幾舅對弟子之弟子言及其師亦曰某姓先生○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

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

鮮上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已而諸已則住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之信尹氏曰

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

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朱

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存疑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聖人則大中而至正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厭務外則慕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至正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其勢然也。蒙引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闕也招罾扁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附存疑今之與楊墨辯正與歸斯受之相反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

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

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附蒙引此章之言為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溺於所習之非道其本然之性

其間豈無机桎不安而思以自還之理為吾儒者但因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達其新知而忘其舊習可也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牖之義非惟在彼

之窮而不得所歸之為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

此章何以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處蓋所謂待之甚恕者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在所絕矣即今日之

怨見得前日之嚴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

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併用三今兩稅三限之法亦

端也用其三一時併取其時也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慶源

輔氏

盡心下

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附蒙引此云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通天下之制也如禹貢則任土所宜而貢中間又有不同○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者若今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存疑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也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也力役之征丁口所出也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也故曰用其一緩其二○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蒙引無的說按楊炎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國朝稅法夏稅

不得過七月秋稅不得過十二月皆不得為三限宋法夏至十月秋至明年二月夏稅至十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或是三限限三時也蓋不必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紓民功則同也○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之征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

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

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

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待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足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變駭然入於逆詐億不

信矣附存疑小有才言畧有才也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

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

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與庾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

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

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

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

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子而以爲孟子自

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

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

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

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存疑子以是爲竊屨來言其來滕也○淺說不曰設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卽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卽義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深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南軒

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

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岷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蒙引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与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矣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

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存疑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默上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己盡善不致取輕於人為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白輔氏說得是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看

來亦是嗟來食之類蓋指當時仕者不禮於其君而見輕賤如所謂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是也如此看本文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之意自明白矣○紹聞編曰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慙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深一層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餽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平聲佞未可

而隱默可以言皆有意採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

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旬反例明必推無穿窬之

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

曰。節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節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節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諂為悅

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以是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

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餽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必而言。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人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附蒙引以言不言，餽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為而於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譬繫示人也。○此以士言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南軒謂以佞為悅，以默為容，其說亦好。

但非餽字之義，故集註不用。○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

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

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

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附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此章足以見當

時之學術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是言近而指則繆者也如莊周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恣縱而不儻是言遠而畔於理者也皆非善言也如楊朱之爲我似守約而偏於自私則其守乖矣何有於施博墨翟之兼愛似施博而出於二本則其施舛矣何有於守約皆非善道也惟君子之言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是言近而指遠也言近而指遠則既非過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故曰善言也君子之守以脩其身爲亟而天下平焉是守約而施博也守約而施博則得其要於已而道爲有本善其推於人而道爲有用故曰善道也○存疑雖目前淺近之言也有個道理便是指遠遠近字不可太拘○蒙引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謂只印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約也不下

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捨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

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附蒙引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譬起下。○顧麟士曰。此節與典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鳥故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

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

性也性下合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

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

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采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附蒙引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同皆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 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

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

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 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

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

有意於中則心有勉强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

聖人之動無不特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

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蒙引非為生者也非以干祿也

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

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

然而然而非有意為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盛德之

至言無所勉強也正行者言願行也存疑經德猶曰

厲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回

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

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

如此既言之必行之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

而為此蒙引不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輔

氏之說錯認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勸履言此皆其小

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舜言君子行 法俟命亦然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反之之事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

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准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

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

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

元命唐李泌云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

復其性也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

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

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

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

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附蒙

引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程子曰行法以俟命者

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脩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

孟子大全卷十四
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屑言命故曰命由此出○孔子於衰周孟子於戰國所以直欲挽回三代之治者以造化在我也且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其效也若夏少康雖非聖人亦能以一旅取天下所限者聖賢往往不得機會耳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和靖尹氏曰藐者止是不

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懼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士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常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

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音角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

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

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巍讀如

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

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

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小之

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

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逐欲不已以為天

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

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此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附淺說所以能勿視其巍巍然者何也蓋堂高數仞榱題

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驅馳田獵後車千

乘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若得志凡若此者我皆有所

不為也夫在彼者既皆有所不為也而在我者則又皆古

之制也夫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哉○存疑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

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蒙引榱也題頭也榱

有數尺之長榱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曰此頭字乃榱之名

數也如云榱一頭二頭即榱數也○皆之○楊氏曰孟子

一字所談固廣不止不為上文三者而已

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

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

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

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

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

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

○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

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夫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勉

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飢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爲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爲

害四字。○董氏彝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郭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也。○存疑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者。蒙引曰。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是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流耳。○淺說註云。雖人之所不能無。無字與聖人無欲之無字不同。大抵學者寡欲。聖人無欲。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畧不爲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蒙引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爲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語類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

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
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間處
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
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
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
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
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

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下

炙

之夜

炙

音肉

也

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也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

棗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附蒙引萬章意以為孔子何不思其上者而取於狂士耶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音獯

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獨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

謂狂者附存疑萬章引孔子在陳之言其問在思狂孟子引孔子之言并獯而告之者為狂獯皆可進於道萬章之問未完也既答萬章如何斯可謂狂之問又曰狂者又不可得以下者是因上文所引孔子思獯之言而詳其意○蒙引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獯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附蒙引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形句反

莊子

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

倚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

音烏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

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

門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曰此亦只舉其人不重徵其事恐妨下問也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

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程子曰曾皙言志

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

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

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附蒙引其志嚶嚶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註曰嚶嚶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又其志嚶嚶然曰須於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朱

曰在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智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附蒙引是獯也比之狂者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盡心下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克角反

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

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薄者先化

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故鄉里所謂

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

門不人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

去聲

而痛絕之

也

以上釋孔子語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

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

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非真愿者也附蒙引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

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揜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

人邪

俗作耶

又譏獵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

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

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以上皆釋鄉原之言

闞如奄人之奄閉藏

之意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祧他凋反

媚求悅於人也孟

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

去聲也

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猥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皆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闞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蒙引闞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話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是

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闞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展俗的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曰云云○存疑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言不可與人異也此便是同流合汙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蒙引無所往

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淺說一鄉皆稱原人焉則無所往而不稱之為原人矣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汗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

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

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

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為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真實之道也附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狃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居行自以為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存疑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譴責之視非尤重如漢王數羽十罪袁紹數曹操罪惡是刺○居以存心言行以制事言居是居惡在之居行是即路惡在之路而行之也○忠是盡己以心言謂居之可也信是以實

以事言亦歸之居者內外一理就其本言也廉潔必行處方見得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可見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

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

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

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

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獯者故不獯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則意一也存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也中有智略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徹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

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

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

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

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得為異說以

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

平聲

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

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

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通考吳氏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

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子取夫

音扶

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

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

去聲

於鄉原

而欲痛絕之者為

去聲

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慝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辯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

孟子卷一
章則以聖人相傳之統繼之不無意也附存疑經是常道五倫其大者故曰天下大經忠信廉潔要不外乎常道○反經者是自家躬行以率之於上又脩明教化禮樂以導之蒙引所謂端化原脩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者是也○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方能經正而庶民興不然雖以孟子之距諛行放淫辭而不能息戰國之楊墨韓昌黎之佛骨表歐公之本論而不能去萬世之佛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

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庚一百四十四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尹氏曰

知謂知其道也

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峰胡氏曰語

孟未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臯陶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

而禹臯陶曰謨蓋可見也况其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附蒙引此章重在見知必有見知於先而後有聞知於後如孔子之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以緣當時周召呂畢之徒一脉相傳而來孔子乃得聞之不然文武之道其絕也久矣此據孟子語意如此亦不必太拘故朱子小註曰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呂又湯文之師云云見知聞知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義者默而識之可也由堯舜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知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許偉反也為湯左相去聲

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言下全卷一曰盡心下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

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峰胡氏曰敬勝息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蒙引集註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至夫子焉不學為聞而知之愚以為為湯之聞知堯舜文王之聞知於湯桀是如

此兼有得之於簡編者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通考趙氏德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

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日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矣 鄒魯相去又近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扶

反有聞而知之者乎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

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曰孔子至

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峰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

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愚按此言雖若不敢

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

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

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

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

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

其旨深哉

雲峰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

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

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

之閒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

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

之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敘道統之所傳

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

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

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

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

舜文王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

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

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

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

必疑其言之異也附蒙引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

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擅其見知孔

子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

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

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書孔子之道

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

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

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

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

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語之未堯而後

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
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新安陳
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子沒至明道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大約年數如此

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後一人而已雲峰胡氏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行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今言明

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
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
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
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
昭合故集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
註述之

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去聲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實也慶源輔

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
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峰胡氏曰所向者入道之
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
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於斯道者亦不
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
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
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
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
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
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
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
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
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

盡心下

孟子問

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朝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考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善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宜。槩見耳。附蒙引孟子篤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伯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太白以富國強兵為學其不識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終 **化**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裳編次 慎徽旂公

孟子大全卷十四終

